

张元济参加新政协会议期间的私人交往

王凯

1949年8月末,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接到好友陈叔通来信,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马上回信谢绝。张元济列出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其中一条是“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凭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后来经陈叔通和陈云劝说,张元济决定北上与会。在京逗留期间,除了必要的公务活动和宴请外,张元济还与阔别多年的“都门亲故”接触频繁,旧游之地勾起了他对现实和往事的无限感慨和回忆。

与侄孙女相见甚欢

张元济是前清翰林出身,光绪年间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随即南下上海,1902年投身商务印书馆,从此再未离开。张元济是中国第一代由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自戊戌变法以后,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和党派,与政治保持了距离,直到此次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9年9月初,上海市军管会的周而复和梅达君来到张元济家,正式通知中央特邀他去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鉴于张元济年老体弱,中央批准其子张树年陪同。9月6日从上海启程,8日下午抵京,陈叔通、黄炎培、俞寰澄和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经理伊见思等人到车站迎接。

张元济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二楼130室,在北大教书的侄孙女张祥保早早赶到六国饭店门口迎接。张元济见到张祥保非常高兴,晚餐时特地让服务人员加了两个菜,留她吃饭,饭后张祥保与张元济父子闲话,直至晚9时方才离开。

张祥保是张元济长兄张元煦的孙女,幼年丧母,父亲在铁路工作,常年在外奔波,所以她一直生活在张元济家,与这位堂爷爷甚为亲昵。张祥保早年曾与光绪帝师翁同龢后人翁兴庆订过婚,后来翁氏赴美深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沦于日本人之手,两人之间联系中断,只好解除婚约。

抗战胜利后,张祥保应北大校长胡适之聘,到北大英文系任教。张元济十分关心侄孙女婚事,特地嘱托胡适代为留意,胡介绍了北大西语文学系教授王岷源。1947年11月21日,张元济致信胡适致谢:“弟曾以侄孙女祥保姻事相托。蒙举王君以告,谓彼此已有交,甚感垂注。近得祥保来信,谓王君已露求婚之意。”几天后胡适回信,专门介绍王岷源的情况:“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语文学系的副教授,近年我在哈佛大学往来,见他寄住在赵元任先生的家中,见他温文勤苦,故去年邀他来北大任教。王君人甚清秀,中英文都很好,写汉字甚秀雅,情性忠厚温文。我在美国观察此君,很喜欢他的为人敦厚。”

张祥保和王岷源1948年8月10日结婚,家人无法赴北平出席婚礼,张

元济函托胡适代为主持。与此同时,张元济写信给王岷源,说祥保“自幼丧母,育于我家,先室视如己出,教养成成人,祇以爱怜稍过,约束遂宽,材薄能鲜,不足为君子述也。去岁胡适之兄南来盛称执事品学不置,并言愿为祥保执柯”。

张元济抵京第二天,张祥保夫妇一起来拜见,对于这位初次见面的孙女婿,张元济以一部《横浦文集》相赠。两天后,张树年陪同父亲参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特地到沙滩宿舍去看张祥保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孩子,还给了一万元旧币的见面礼;张祥保请爷爷为孩子取名,张元济见窗外有一架紫藤花,室内较为昏暗,遂以“烨”字为名,取其明亮之意。

与张祥保相处是张元济在京期间最快乐的一件事,在侄孙女陪同下,游览了故宫三大殿,回忆了当年参加殿试的情景;在北海公园,绕琼岛步行一匝,并与张祥保夫妇留影,从照片中可见三人在湖畔品茶,神态悠闲;还在沙滩附近的东兴楼菜馆、敦厚里刘家菜馆、东来顺涮羊肉馆品尝老北京风味。10月19日,张元济离京回沪时,张祥保、王岷源夫妇早早来到饭店送行,同车至车站,严景耀、雷洁琼夫妇等也赶来告别,张元济与众人在车站合影留念。相别月余,张祥保不忍爷爷离去,张树年在《张元济往事》中说:“火车启动,祥保追车同行,依依不舍。”

两访傅增湘

傅增湘是张元济老友,前清翰林,曾入袁世凯幕府,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在藏书、校书、目录版本学方面堪称一代宗主。张元济与傅增湘在校勘、收藏、古籍影印等方面志趣相近,1911年全国教育会上相识,即成莫逆,几十年书信往来,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学尺牍》,收录两人论学尺牍622件,容纳了极为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傅增湘喜读书藏书,1918年自天津移居北平,在石老娘胡同寓所旁拓小园曰“藏园”,专事藏书,著名藏书楼“双鉴楼”即在此园。傅增湘晚年中风卧病在床,状甚凄凉,据傅增湘老友许宝善日记记载:“(傅增湘)自甲申中风治愈后,

言语蹇涩,杖而能行,去年五月伤食复病卧不能起。”许宝善日记中所说的“甲申”指的是1944年,而“去年”则是指1948年,这两次重病摧毁了傅增湘身体;而其子傅德谈不久前去世,这对他也是个不小的打击。

张元济抵京不久,即去石老娘胡同探视傅增湘,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对这次访问记述甚详:“出至石老娘胡同访傅沉叔(傅增湘号沉叔)。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就床头取所作游记已刊成红本示余,云共有五册。又检叶玉虎朱笔诗扇一柄相示。又属其如君开橱取纳本《史记》视余。卷首有沈寐叟题词。沉叔欲取其题书签,令其价检阅,不可得,甚为不怡。”傅增湘当年身体强健,一生喜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晚来竟落得如此境地,张元济非常伤心,不忍多待,很快便告别离去。

几天后,陈毅在上海市政府交际处长梅达君陪同下拜访张元济,问及张元济在京故交旧友情况,张趁机将傅增湘的情况相告。张元济之所以找陈毅帮忙,是因为傅增湘祖籍四川,为陈毅家乡。张元济在16日日记中写道:“余前日访傅沉叔,其同乡也。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其所居正房均为人所占。”

开国大典后,张元济又致信陈毅,详细叙述了傅增湘的困难,目的还是请陈设法解决——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上,可以看出张元济与傅增湘交谊之深。

张元济定于10月19日离京,离开之前再访藏园。张元济隐隐预感到这恐怕是两人的最后一面,他在日记中透露了这种想法:“访傅沉叔,以沪上友人近况相问。仅闻其言及刘翰怡,余又告夏剑丞、冒鹤亭诸人。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

正如张元济所料,十几天后傅增湘就去世了。

在雷洁琼家小住

张元济之子张树年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获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1930年代初回国。张元济历来主张商务印书馆高级职员子弟不

能进公司,所以张树年经友人介绍到上海新华银行做事。

新华银行原为新华储蓄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储蓄银行,总行在上海,1948年更名为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称“南四行”,是当时有名的金融机构。知名社会学家严景耀与张树年原为新华银行同事,后来迁到燕京大学教书,与夫人雷洁琼同为新政协会议代表。严景耀得知张树年陪老父进京参会非常高兴,于是与夫人一起邀请张元济父子到燕园小住,休息几天。

10月13日下午,张元济、张树年与张祥保夫妇同车去燕京大学,严景耀在门前早早迎接。雷洁琼非常细心,张元济年老需要照顾,所以特地为张氏父子安排了双人卧房。稍事休息后,张元济在严景耀陪同下拜访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教授张东荪、翦伯赞和赵紫宸。晚上,陆志韦在司徒雷登旧居临湖轩设宴欢迎张元济,同席者除雷洁琼夫妇和张树年外,还有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梁崇歧、翁独健、齐思和,据张树年回忆,他们“散后即归”。

第二天在雷洁琼家吃完早餐后,袁崇歧先生来访,并陪同张元济到学校图书馆参观。张元济在馆长陈凤舜引导下观看了部分馆藏特色珍品,陈先生还委托张元济访补馆中欠缺《东方杂志》各册;随后张元济老友赵紫宸、燕大历史学教授翁独健等人来访,赵紫宸与张元济谈了些当年旧事,还带来多年前的一张合影;晚上新华银行副总经理孙瑞瑛夫妇、陈叔通之女陈意、梁启超之女梁思庄等人来访并与张元济等共进晚餐,还带来了各自做的美味同享。饭后众人在客厅围坐闲话,至9时方散。

第三天午饭后,张元济父子与雷洁琼同车返城。路过清华大学时到梁思成寓所拜访,梁思成夫人林徽因病未愈,张元济与梁先生略谈即告辞。张元济还专门留下9张名片,委托梁思成转致叶企孙、潘光旦、费孝通、张翼若、汤佩松、冯友兰、吴晗、曹靖华、钱三强诸先生。

几天后,张元济就离京南下了。(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文人事

鲁迅与瞿秋白情谊深厚,曾书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汀汀罗汉岭英勇就义。为了缅怀和纪念挚友,鲁迅决定集资编印瞿秋白的遗稿,并从他翻译的作品着手做起。

1936年春,鲁迅的病情愈益加重,不时咳嗽、气喘和发低烧,但他仍强支病体,抱病编辑校对、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挑选纸张。3月下旬,鲁迅写完《海上述林》上卷序言,又亲自将印刷厂打好的纸型送到内山书店,再寄往东京印刷。鲁迅不无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与此同时,又开始编校《海上述林》下卷。

1936年春,鲁迅的病情愈益加重,不时咳嗽、气喘和发低烧,但他仍强支病体,抱病编辑校对、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挑选纸张。3月下旬,鲁迅写完《海上述林》上卷序言,又亲自将印刷厂打好的纸型送到内山书店,再寄往东京印刷。鲁迅不无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与此同时,又开始编校《海上述林》下卷。

文人事

胡适的“小朋友”,是著名学者陈之藩。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的北洋大学读书。一次偶然的机

会,从广播中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段题为《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说。胡适在演说中提出人生三个目标:一是用科学成果解除人生痛苦;二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水平;三是用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来解放思想,完成独立人格。听完这次广播,陈之藩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连夜写了封长信给胡适。胡适阅信后,非常欣赏陈之藩的文笔,同样给陈之藩回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他把陈之藩来信的部分内容引用到他创作的《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应走的方向》一文中,随后在全国各家报纸上发表。陈之藩对胡适这篇长信十分信服,心情非常激动,于是再度写信给胡适。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通过写信成为忘年之交,胡适热情地称陈之藩是他的“小朋友”。

后来,陈之藩到美国留学,因为生活拮据,一时陷入苦闷之中。胡适知道后,拿出一张400美元的支票给他,以示支持。陈之藩有钱

文人事

20世纪30年代初,《论语》杂志连载了老舍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第九节,校样打出之后,末尾还剩下一点空白,老舍就提笔在空白处为自己的作品写了一则广告。

当时,身为《论语》杂志主编的林语堂看了老舍写的广告,觉得很有趣味,就签字拿去付印,于是,老舍写的广告就在《论语》上刊登了出来。

老舍的广告是这样写的:“《牛天赐传》是本小说,正在《论语》登载。《老舍幽默诗文集》不是本小说,什么也不是。《赶集》是本短篇小说集,并不去赶集。《猫城记》是本小说,没有真事。《离婚》是本小说,不提离婚。《小坡的生日》是本童话,又不大像童话。《二马》又

文人事

张允和女士是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缔造者之一周有光先生的夫人。她平生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研究昆曲,一生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不仅爱看昆曲,而且还能唱会演,喜欢上台表演。特别是擅长演“小丑”,取得了不俗的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张允和跟随丈夫周有光先生到北京定居后,跟随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教授一起发起并创立了昆曲研习社。俞平伯担任首届社委主委,张允和任联络组长。起初,张允和主动跑到文化部二西林副部长和北京市政府副市长王昆仑处递报告、申请经费,研习社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张允和写稿子、编辑出版《社讯》。她还到处去借行头,租演出场地,演出昆曲剧目,忙得不亦乐乎。1959年,在俞平伯和张允和等

鲁迅编辑《海上述林》

周惠斌

计封面、选择插图、挑选纸张。3月下旬,鲁迅写完《海上述林》上卷序言,又亲自将印刷厂打好的纸型送到内山书店,再寄往东京印刷。鲁迅不无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与此同时,又开始编校《海上述林》下卷。

1936年春,鲁迅的病情愈益加重,不时咳嗽、气喘和发低烧,但他仍强支病体,抱病编辑校对、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挑选纸张。3月下旬,鲁迅写完《海上述林》上卷序言,又亲自将印刷厂打好的纸型送到内山书店,再寄往东京印刷。鲁迅不无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与此同时,又开始编校《海上述林》下卷。

1936年春,鲁迅的病情愈益加重,不时咳嗽、气喘和发低烧,但他仍强支病体,抱病编辑校对、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挑选纸张。3月下旬,鲁迅写完《海上述林》上卷序言,又亲自将印刷厂打好的纸型送到内山书店,再寄往东京印刷。鲁迅不无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与此同时,又开始编校《海上述林》下卷。

胡适写回信

张雨

后马上还给胡适先生,另写了一封感谢信。胡适接到信后,给陈之藩写了回信:“谢谢你寄来信和支票,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美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希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对陈之藩而言,胡适是他的人生导师,是他沐浴的“春风”,对于胡适而言,陈之藩是他寓居美国那最孤寂、最黯淡无光日子里的欣慰和安慰,是他最想念、最重要的“小朋友”。

“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这是陈之藩怀念胡适时写下的一段饱含深情,让他泪目的话。

陈之藩在悼念胡适的文章中写道:“‘春风’就这样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了……”淡淡的语气之间,却充满伤感和悲凉,满是心哀,胡适先生的离世,给他的“小朋友”陈之藩心中留下了时间都无法冲淡、抚平的伤痛。

老舍写广告

王吴军

是本小说,而且没有马。《赵子曰》也是本小说。《老张的哲学》是本小说,不是哲学。”

不久,老舍又为他的作品集《樱海集》的出版写了广告:“《上任》写山大拜拜访探长。《牺牲》写美国式的牺牲法。《柳屯的》写一种女权的膨胀。《末一块钱》写都市的晚间,少年的末路。《老年的浪漫》写为儿子娶还是为自己娶。《毛毛虫》写新时代的一种咒语。《善人》从私生活上看一位女善人。《邻居们》写不打不成相识。《月牙儿》写一个穷女子的生活。《阳光》写一个阔女子的生活。”

老舍为自己写的书而写的这些广告不仅简洁,而且妙趣横生,赢得了很多读者的赞赏。

张允和演昆曲

周星

人的苦心经营下,昆剧全本《牡丹亭》成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演出剧目之一,先后在全国文联礼堂、中南海怀仁堂演出。

后来,张允和也登台演出了。她特别喜欢演配角,还专爱演丑角,在鼻子上点一块白豆腐,勾上几笔黑线条,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琴童、小书童,非常符合她的性格特点。她50多岁时还在昆曲《西厢记》中扮演了一个小书童,活泼可爱,一位中央领导看完演出后说道:这个小伙子演得不错嘛,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呀?说完,引得全体演出人员笑声一片。

在空余时间,张允和还认真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韵、吐字和行腔,历时几十年,撰写完成几十万字的著作《昆曲日记》,她也成为当代昆曲研究者。

出“圈”更出彩

——江苏省邳州市政协创新文史工作

通讯员 李永生 冯梅 本报记者 江迪

大运河畔,秋风送爽,58年前英雄王杰牺牲的地方,如今万亩红枫欲燃。由江苏省邳州市政协和宣传文化部门协作,推动王杰故事、王杰精神走出文史书籍,通过文艺形式,加快转化传播,提高育人成效。

邳州市政协还让文史中的王杰故事插上了歌曲的翅膀。2022年11月19日,满头白发的赵英玲赶到邳州,在未婚夫王杰的墓前诉说永远的思念;王杰



《邳州,第二故乡》丛书

来,邳州市政协在持续做好王杰专题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同时,主动与宣传文化部门协作,推动王杰故事、王杰精神走出文史书籍,通过文艺形式,加快转化传播,提高育人成效。

邳州市政协还让文史中的王杰故事插上了歌曲的翅膀。2022年11月19日,满头白发的赵英玲赶到邳州,在未婚夫王杰的墓前诉说永远的思念;王杰

新时代政协文史工作如何守正创新?“政协文史工作,要提高‘统’的能力和‘聚’的成效,必须既重‘存史’,也重‘资政、团结、育人’;存史的目的是用,政协应当突出作为,通过多部门联动、多手段并用,让文史精起来、读起来、用起来。”邳州市政协主席孙强表示。

华为再度与邳州握手、入股邳州半导体企业的传奇故事,通过叩问“华为为什么选择邳州?邳州为什么能够成就华为?”从而凝聚“敢闯敢为、创新创业、开明开放、共进共强”的共识。

以史资政,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邳州市政协还编纂了《邳州,第二故乡》丛书,从教育、卫生、工业科技、南下干部等方面,记述了建国后一大批从外地来邳创业奉献的各类人才和老干部的事迹,以此向他们致敬,也彰显邳州重才感恩、有情有义的政风民风;这套丛书成为邳州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赠礼,感召着八方才俊涌向邳州,邳州人才工作近年来一直走在全省县级前列。

邳州市政协委员王岩生长在内蒙古,早年在北京工作。正是受到邳州重才感恩、有情有义的政风民风感召,来到邳州投资兴业,成为当地半导体产业的领军人才。前不久,王岩在邳州市政协组织的“委员论学”讲坛上,分享了自己的读史心得《推好小推车 奋进新征程》,得到了一致好评,成为邳州市政协结合书香政协建设,开展“委员读文史”活动的成果之一。

邳州市政协以委员读史为带动,积极推动文史阅读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让邳州人知邳州事,让当代史育当代人。他们还参与纪念馆场馆的布展和提升工作,让革命史、英雄史走进纪念馆。今年5月,市政协文史委与碾庄战斗纪念馆联合前往山东渤海老区庄战纪念馆,带回了珍贵的人物访谈和支前大车,丰富了碾庄馆的展陈内容。